



獨喻集

三

和6  
695  
3





獨喻集卷之三

讀鄭成功傳

澤徽子慎著

世之論者謂明氏之衰也。舉禮義之邦。為腥羶之栖。為其臣子者。宜盡其股肱之力。繼之以蹈海之節。莫苟受其汗辱。乃不能然。相率賣降。唯恐其後。恬然莫之知恥也。獨有鄭成功。志圖恢復。幾殪清氏。唯惜義徒無繁。大功不成。如使人人若成功。則明氏社稷。豈其至滅亡哉。吾意不然。夫明氏之衰也。其綱紀先壞也。清氏之興也。其綱紀先立也。綱紀先立者。動無不

古。綱紀先壞者。動無不凶。當此之時。雖有百成功。何補其凶。藉使其君有撥亂之材。群臣各有經國之器。而其敵亦無清氏之略。則恢復或可期也。此漢光武所以為恢復也。昔者殷氏之衰也。有宗室若微箕。列為國之藩幹。其力非太微也。然尚猶不敢抗武王。亦從受其封。而臣事之。豈其棄天下哉。其勢有所不可也。且夫微子者。殷王元子。亦稱為仁人。然武王亦不敢奉之。以為君。豈其富天下哉。其勢有所不可也。寧可快一時之憤鬱。而不顧天下之大義乎。曰。然則成功果何如人也。曰。成功身起乎群盜之中。一旦奉明

之遺孽。率烏合之眾。慨然唱義。嘗一大舉。略金陵之地。清氏震懼。既而虜焰轉煽。鄭燭復熄。退據海島。政教有方。子孫三世。用歲三十餘年。儼然海島君長也。不唯忠勇過人。抑亦一時之傑也。其間是非得失。不必論也。是或可以為衰世臣子之一道矣。中人以土。可得為也。若夫知天命之所在。修人事以應之。不敢陷民于塗炭。亦不自殲其族類。而能保宗祀于無窮。自非上智之資。趣舍不謬于聖人者。不可得為也。至若舉禮義之邦。為腥羶之栖。則明氏祖宗。不知懲愆之過也。故圖防禦于其熾盛之時。則猶是可也。圖恢

復于其漸滅之日。則亦已晚矣。此固非成功之所得爲也。亦不得以此責成功也。孔子稱微箕以仁。稱伯夷亦以仁。至于其贊易。則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嗟夫。革命之道。聖人所難言歟。

讀審勢

世之儒者。喜持口可言。身不可行者。抗顏高論。謂是先王之道。而見其言稍巧。便于施行者。弩目疾言。謂是縱橫之術。嘻。言之迂遠。濶於事情者。固先王之道。而確實切於時務者。獨縱橫之術邪。不知唐虞三代。皆隨時損益。世固莫有一定之法。可行于千萬年者。

也。故守常不知變者。不可與言經世之道也。余讀蘓洵審勢。有深慨焉。蓋洵少負高明之才。潛心于經傳。竭力于子史。卓然成其瓌偉英達之器。於是乎。自信其道。可以有爲于天下矣。乃著策二道。權書十篇。以發己平生所得之蘊。又與書于歐田二公。以求識于當世。濟于天下。而其爲書。實有審察宋氏之勢。深中當時之弊者也。如使其言施行。則宋之天下。必不至于陵夷不可救也。昔者孔子修五經。以傳于後世。然猶懼有其泥成典。滑大道。致天下之亂。於是乎。修春秋。以通世故。達事變。先王經世之道。始備矣。故其言

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之法。雖極謹嚴。其所褒貶是非。大異乎後世儒者之見矣。豈非以天下至大。姦究悖亂無軌之徒。蟠其中。四夷至遠。悍輕猖獗不逞之屬。窺其外。控御馴養。難得其宜邪。後之學者。苟欲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不能如洵之所爲。則何以能應事變。酬世故哉。夫洵者。以其學識。察時務之急。欲濟國家之衰。效唐虞三代之治耳。惜當時君臣。皆無遠慮。不悟改其舊弊。保國祚于無窮也。哀哉。世之儒者。率守常不知變。乃捋摭五經。以作爲篇章。或謂之純于經。奈其無補。

于世何嗟。如洵者。自漢以來。未見其人也。誠使今之世。有若人以出。能審當世之勢。而作其書。上之人。聽用之。則是昭代之瑞。而國家之福也。天下人才之衆。固未始無其人也。上之人。苟能求之。則其人將比肩接踵而至矣。即爲政者。安得不察于此邪。

出田子陽七十壽序

世之求壽詞于四方者。名託風流。實釣聲聞也。故凡有策名于文苑者。無問其巧拙。必相屬託。乃其人亦紙縑堆于几案。終身不能報。必其勢不可已者。而後強應之。是以其措辭漫然。無所警發。受者亦不辨。徒

矜其多。謂是足以取重于世矣。豈其然哉。噫。世之輕薄。習以爲俗。曾莫知其非。實有大害名教。宜無爲而可也。社友川北君儀卿。請我諸友曰。敝邑侍鑿出田某。字子陽者。其先菊池氏支族。流落來島原。遂家焉。至某好學。以醫爲業。遊學京師。始有隱操。近者寡君舉之。以爲侍醫。某以邑主命故。不得固辭。強起應命。然其自守澹如也。今茲爲歲七十焉。幸諸君賜一言。以爲之壽也。諸友皆諾之。余亦唯唯乎其後。退而竊思。儀卿之請。頗有類向之言。宜如拒無爲者也。然儀卿。社友之謹許可者。乃子陽知儀卿有以不朽其文。

而相屬託。儀卿亦知子陽足以不朽其人。而許可之。以求我諸友。而我諸友亦固以不朽自許。則子陽亦一知己耳。我縱未知其人。亦何爲愛我一言。而不成其志也。且子陽好學有隱操。初志不遂。然其自守澹如。則其在官如在野。不營營世利。亦可知也。豈如向之所謂釣聲聞者哉。是足以爲壽矣。乃子陽因我諸友。以千萬年其壽。固其所也。抑或其仁術躋民于壽域之報歟。於是乎。子陽不唯不朽其躬。亦不朽其祖。蓋亦偉矣。請以此爲壽。唯余言甚略。如簡子陽者。然余與子陽未嘗相知。則其言固宜如此而已也。他日

或相見定交。相知之深。則將於其耄期之辰。詳言不遺餘力矣。蓋亦區區輔名教之意也。

祭蒙齋廣瀨君文

維文政十二年己丑。二月九日癸酉。蒙齋廣瀨君沒。三月十七日辛亥。海鷗社友。各爲文一章。共祭廣瀨君之靈曰。

嗟嗟蒙齋。學優行敦。業施仕路。譽浹文園。其齡方艾。德望攸存。如何不弔。疾襲真元。肢體蹙痿。志氣燥煩。荏苒羸憊。終歸九原。嗚呼哀哉。維彼白川。諸松之邑。有懿其后。翼世挺立。去其螟螣。四方和輯。何君之幸。

助其誦習。未參機務。孰冀企及。獻替不永。使以悲泣。嗚呼哀哉。君有冢子。才鋒夙秀。未及壯室。天奪之壽。哀痛謂何。况復在疚。肝摧腸裂。莫之能救。仲爲人後。承嗣在幼。天道冥冥。何不相祐。嗚呼哀哉。海鷗之社。君實耆宿。金蘭相值。協契有俶。天維善之。斯降之福。時髦盍簪。藻華騰馥。搗思叙衷。相視慟哭。魂其髣髴。顧此郁郁。嗚呼哀哉。尚饗。

贈川北儀卿之島原

蓋自五教之不行。先王經世之道。降爲書生掌故之學。於是書生徒爲閎大迂腐不近人情之說。敖然謂。

先王成迹。可全行于今。不復知有因革損益隨時宜之之方也。故當世庸妄之人。猶知其言之不可用。故其中稍有達古今通世務者。人亦疑之。謂是誦法先王。必誤入之家國者。不敢委以事。是以書生亦遂自廢棄。無復意于世。故其人多誥竄不中用。其幸任爲吏。亦唯職事填委。日夜不居。輟其誦讀。則既厭其煩。又荒其學。鞅鞅不樂。是以寧沒身于章句之中。不悔也。是固在上者之過也。然在下者亦不可謂無罪也。則有志之士。安得以此自諉。遂同于辟世之士。默默無所爲乎哉。其亦宜思其所以處之之術奈何也。余

常誦此言。自以爲得矣。然資性駑下。闇于機會。骯髒脫略。與世相悖。幼之所學。隨行隨躡。抑所謂尤而效之者。亦不自知所辭罪也。儀卿。島原世臣。好學習吏事。今侯擢居左右輔弼之職。其爲人溫厚慎密。進不爲危言高論。以取異于世。退不爲依阿洿忍。以失其操守。暇則遊于我海鷗社。著作文章。其所議論是非。委曲精當。醇如也。余知其能超乎流俗之外。與物有濟也。今茲文政己丑三月。從侯之邑。求贈言于我諸友。余深嘉儀卿於古道無愧。故一言之。以寓跛仰之意云爾。



贈齋藤有終歸津

前年之冬。津文學齋藤君有終。來遊于我海鷗社。今茲己丑四月。將從其疾歸津。求贈言于諸友。而諸友有親有疎。其親者固無論。余則最疎。僅三四相見于稠人廣坐之中。爲交日淺。未知所言。雖然。津與我神戶接壤。士之自神戶來者。言比隣文學之盛。則必稱津。曰。往年津侯尊信文學。津坂君禮待甚厚。大興黌舍。多置學田。以訓導士子。受業者常數百千人。輒余未嘗不欽其盛也。蓋天下廣邑三十。而津居其一。其廣可知也。輿人之誦曰。伊勢以津。津以伊勢。其庶且

富可知也。夫以三十餘萬石之賦。其廣與庶富。既如此。黌舍之設。又如此。嗟乎。聖人所貴乎治國者。庶也。富也。教也。而今皆備矣。則國家之盛。豈有尚于此者耶。余知其文學之不易爲也。顧今之文學。固不爲政。然訓導國中士子。孝于家。忠于國者。皆將得成于此。是亦爲政也。而今津阪君既歿。有終與二三同僚。實督其黌事。有終之任亦重矣哉。而有終爲人聰敏。文詞富贍。極有法度。且春秋鼎盛。其業之進。未可測也。而有終業之淺深。政之盛衰。係焉。有終安得不思所以竭其才。稱其職者也。余旣已結交。雖爲日之淺。不

可不相規以道也。於是乎言。

由古堂記

余性好古。自爲兒童。專讀三代兩漢之書。其他則一切視以比菟園冊子。不肯顧之。兀然匡坐乎一堂之中。悉心盡志。獨自誦讀。昏且莫廢。當世榮利。不入乎其心。其寤也。尚友古人。其寐也。揖遊古人。不知其身之爲今人也。而其視今人。如異域之人。其視今事。如殊俗之事。茫茫昧昧。無所辨識。胸中險怪瑰琦。時發爲詩文。詩則效風騷漢魏。文則效三代兩漢。而其示之于人也。亦無所解。不笑則毀之曰。是所謂齧牙戟

口。世豈有此不可讀之物。抑有何興致可吟誦。何苦而爲此艱澀之言也。然余猶沾沾自喜。謂世之無知已。從古以然也。則余亦何憂焉。如此者。蓋數十年于茲矣。方是之時。都下有海鷗社。其人皆以文章名家。而余不敏。亦得與其列。以伸欵洽。然後余之喜可知也。初余讀書之堂曰由古。取諸畢命。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之語也。至是乞文于社友記之。或曰。吾子所以命堂則似矣。而其所以自言。則過也。曰。有之。余所以言者好也。所以命者學也。夫好之無礙。何待乎學。不學何取乎名。古之人。出言命名。無所苟矣。亦唯由古。

則惟德惟義。斯以爲訓。余取我不善。化以爲善。固余之志也。而今又乞文于社友。則亦欲其相教訓。以德義也。而余不敏。永賴社友。以免罪戾者。豈非大幸歟。遂自記之。以表我好。亦以自警云。

手島堵庵傳

手島堵庵者。平安富小路三條街商人也。其家號近江屋。稱源右衛門。傳家于子而老。更稱嘉左衛門。號曰堵庵。爲人敦厚淳謹。少學石田勘平。勘平之學。本乎明儒王陽明氏。旁雜佛老之說。創立一家。專爲閭閻小人。說修身齊家之方。一歸之乎心法。所著有齊

家論都鄙問答等。皆國字箋釋。鄙俚切實。使夫人一讀乃了然。勘平歿。其高弟子全門者。相繼修其業。全門亦平安六角街商人。近江屋仁兵衛者。以家屬子。乃老。自號全門。方是之時。門徒猶未繁。而堵庵則家資富饒。學者所行之束脩。一切却之不受。故雖貧窶鄙吝之徒。亦頗樂從遊。門徒有請。輒往講說。遂盛傳播海內。乃至車夫馬卒。翕然稱手島先生。甚者至有推尊以爲聖人者。蓋其爲教。伸物屈己。守分絕望。自奉極薄。不吝施與。常令人自觀本心。見真性。敲物問曰。是何也。拍掌問曰。聲何從出也。令自研究。其有

合者。則訢然許可之。故其徒。或有目不知一丁字。善講說。爲人所信奉者。嘗值歲儉。米價騰踊。閭閻之中。能自奮義。賑濟困窮者。多出其徒。一商家婢。有祖母在鄉里。極貧。寄食于族人家。人或勸婢分其俸金。以資祖母之養。婢不聽曰。身不藉族人之力。能自衣食。亦已多矣。况可分乎。既而從其主母。聽堵庵講說。始悔前失。數以物饋遺祖母。又有一女子。鼠齧其服。憤恚抑鬱。不能自禁。忽憶所謂心法者。乃靜坐終宵。頓有省悟。因誦曰。始謂鼠齧。今謂我齧。其笑有啞。嘗應入招赴大和。途中杠夫奉竹輿以進。曰。願以報講。

說之恩。其教化能移人性。皆此類也。歿之日。四方傳聞。會葬者數千人。自家至黑谷二十餘町。道路爲之填咽。近世罕覩此風。晚年欲移居郊外。以山水自樂。然恐從遊子弟。道路稍遠。曠定省。情產業而止。乃於後園少種稻苗。以擬田野。略寄興致。每花月之時。輒葛巾野服。與其門徒。共出遊賞。從容自適。其能枉己徇物。蓋出其天性云。

熊山外史曰。自先王學校之教廢。而生民彝倫之典。斲是以風俗日降。淫靡無救。學者喜爲疎謬高遠之說。至乎切實卑近之事。則茫乎不加察矣。乃終年咕

咕。徒使以厭聽也。於是乎。有石田手島之徒。教以民生日用之務。故雖山翁村嫗。街僮市豎。一聽其說。則奮然興起。知鄉禮義矣。是其有以審時變。達世故。而深知人情之態也。然要其歸。不過鄉原之徒耳。而世之儒者。高視濶步。自謂究天人。還不知斯人之有功德。使世之人得以藉口也。悲夫。

賣花者言

有賣花者。常過吾舍外。一日或謂之曰。異哉吾子之業也。夫花者。草木之榮也。積培養于三時之久。將競芳菲于旬日之暫。今吾子乃忍剪其方開之榮。雖爲

生之不易。抑亦何爲業之苦也。賣花者歎曰。嘻。殆異乎吾意矣。夫吾業者。常取之于養花之家。而賣之于城市之中。以供王公士庶之用。充祭祀賓客之具。此亦生民之不可缺者也。其始剪之。雖如傷其性。未嘗損其壽。使之遂其意也。夫毛嫱西施。踟躕乎父母之家。陋巷之居。雖有娥媼之姿。靡曼之態。未必殊絕于衆也。必有久媒之薦。之于王侯。而後專美于掖庭之上。播名于百世之下。今花亦委靡乎野人之園。窮僻之鄉。雖有濃麗之觀。清幽之趣。未必盛賞于世也。亦必有吾儕取之。賣之于城市。而後逞豔于厦屋之中。

流芳于四境之外。故吾業謂之花之媒。亦可也。夫媒者。使女子各遂其意。則吾見其寵。未見其辱也。世固有作棺欲民之疾病。畜粟欲歲之荒饑者。其在勢家豪族。有擁百貨以爭財利。貪苞苴以嚙威權者。吾儕宵人。雖不知臧否。亦常寒心焉。吾業豈有此可厭哉。吾子亦盍觀於我家乎。吾與我妻子。寢處于衆香之際。而世間臭穢之氣。不侵環堵之室。一擔雙籃之贏。足以爲一日之養。一飲一食。莫非殘香剩馥。優哉游哉。亦復何求。吾常敖然。自謂雖業之賤。俯仰無所作于天地之間矣。吾子其勿多言。遂行。予聞而識之。蓋

亦能自辯者也。

菊逸說

隈本土人久野翁善俳諧歌。既已致仕。絕愛菊。盡心竭力。聚致種類。優遊其間。自號菊逸。求說于我諸友。余爲作說貽之。曰。凡人之愛。出乎性。豈有由哉。如強說之。是誣也。蓋愛之至者。心愜情適。不復自知其由也。乃今翁身既致仕。世務不嬰。沒身窮年。唯菊是愛。栽植培養。以期其榮。是所謂將命乞菊者。則其所以號菊逸也。乃至其由。雖翁不復自知也。縱有能言之士。功奪造化。筆極簸弄。適足以誣之耳。何能剖析意

謂使夫人心服無異言哉。或曰：翁身既致仕，愛隱逸之花，不為無由，何以無說？余曰：所謂隱逸者，周子一時因陶潛以命之，非定名也。彼其籬落蕭條，根株稀疎，與隱趣相得，其以命之固其宜也。今翁則風流之士，既已致仕，身有餘閒，祿有餘潤，而多方營求，蕃毓種類，充溢園中，則是富貴之花，非隱逸之花也。而擬翁以陶潛，不唯不知翁，亦不知陶潛也。故余不敢誣之，以人之所無。自謂既已知翁，亦以知陶潛。又復知古今風流之士愛物之情，皆出乎性，無有由矣。請以是為說，不知翁首肯之否。

答客難

客難澤子曰：吾子學先王之道，服六藝之教，名錄宦籍，身食廩粟，而進不希裨風化，退不思正心術。夫學者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斯之不務，而濫喜詞章，徒糜歲月，共結社盟，互相標榜，輕薄相尚，何故無一效于當世，而優遊自逸之為？澤子喟然嘆曰：嘻！然有之。天之生斯民也，各因其材而篤焉。是故德大者其任大，德小者其任小。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是皆天之所命，而人之所勉而能之也。苟無天命，則萬方求之。

弗可得也。天生吾輩，得與斯文，則講究經藝，著作詞章，固其所也。且其爲業極大，通古知今，亦何所不爲。唯其所遇而不廢職，以奉承天命，豈在一端邪。而吾子又如以詞章爲非道者然。昔者春秋之世，列國朝聘，唯辭命焉依。是以遺文粲然，以爲後人之法。仲尼稱之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傳又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是則君子之詞章，吾輩之所法也。夫世人之悠悠，其所謂詞詩，非吾所謂詞詩也。其所謂文章，非吾所謂文章也。吾

子乃槩空名以相譏過也。其亦宜察焉。余將告吾子以吾嘗爲學奉承天命未嘗忽之者。余少小勤學，膏以繼晷，不就枕者，蓋十有一年，亦常服古人之言，爲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故人常爲其易，我常爲其難。吾子知其用心何如也。記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此之謂盛德。古之聖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吾輩安得怠惰自逸，無所進修，以亂敗其德乎。故中間貧困，奔走衣食，未嘗廢其一日之課也。是以常自言，雖有不至，亦知可以免乎戾也。余又觀世之



所謂治經者。徒誦讀傳注。其他典籍。則一切斥之。以爲異端妖書。是與小兒學句讀。何以異。且其人多不勤學。自以爲足。是畫聞見。以自狹戕。性情以自禍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喜爲妄誕迂腐之談。其於人事。世變。不審其所自。何以明古道。應時務。能無過哉。嘻。亦固陋不通之甚也。是非世之大戮也。徒惟身生于昇平之際。政教具備。四民安業。乃誦說經藝。以裨風化之隆。著作詞章。以揚國家之美。竊託不朽。以爲世之龜鑑。是其所以竭吾才效當世者也。若夫杯觴交會。雖如戲謔。涉日。其款洽之間。微言相感。怡然有

得。則是朋友輔仁之義也。蓋君子之道極大。而細人以自小。今吾孳孳。夙夜不怠。奉承天命。以盡其分而已。豈其淫所好。以取戾乎天人哉。

贈本莊孟撫歸久留米

海鷗社再興之歲。余始與社盟。後二年。久留米本莊。君孟撫來遊。乃舊同盟者。稍稍語。余曰。昔余與蒙齋穀堂遊。相謂曰。我輩以時相見。飲宴談論。樂則樂矣。唯是會期不戒。文辭不肄。無以罄款曲。何不相與結社定約。以切劘文章。使都下才藝之士。知所依歸也。衆共可之。文政甲申。三月十五日。會津牧原景武。彥

根青木元凱。福島澤田芥象。佐伯中島子玉。津山昌谷。子儼等數子。始會于我邸舍。眾共推蒙齋穀堂。以爲盟主。謀所以命社者。或曰。廻瀾社可也。或曰。是或起爭端。蒙齋乃命之曰。海鷗社。凡其同盟。皆莫非儒林之巨擘。文苑之白眉也。自是之後。每月會于澤田氏。以其請也。乃孟搆周旋其間。以克成其事云。明年之秋。孟搆西歸。既而事故阻撓。廢不復修者數月矣。歲丙戌。赤井士巽。青木元凱。昌谷子儼等數子。恨前盟之不尋。相共戮力。以紹先烈。社會再興。實正月十七日也。於是天誘其衷。才英雲合。文彩霞蔚。一時彬

彬。號爲極盛。方今思與孟搆所以益張大之者。俄而孟搆有歸國之命。吁。往年蒙齋長逝。今茲穀堂西歸。孟搆又繼之。我社中耆宿。驟散殆盡矣。諸友於何取正。以何爲懷。雖然。聚散離合。有數在天。不容人爲于其間也。宜思其所以處之之道。何如耳。夫禮不忘其本。我輩誠宜知社盟所由起。思孟搆及數子所以克勤其始。以功於我輩者。而無相忘也。故以此送行。亦以示同社後進之士。使其圖所以克成其終。以報其德者云爾。

源判官論

當皇綱之解紐。源平二氏。並以皇胤。管天下兵馬之權。入則執干戈。以衛宮城。出則開幕府。以攘夷狄。故天下之兵。皆藉二氏爲之奴隸。及其相爭也。各視其恩之厚薄。與勢之強弱。以應其徵。是以父子分背。而行者有之。一族異心。而趨者有之。故二氏之舉事。皆驅其父祖之遺隸。以充爪身之役。夫人相競。樂爲之用。所以功成名遂。而百世稱之也。要之。未必有異材殊能。唯以其名望門地。舊服人心故也。乃如源判官。世之女子。小人之所喜稱說。而問其所以稱說者。則皆士庶微者之所材。而非大府宗親之所務也。宜其

論之無當也。蓋判官之爲人。身體輕趨。捷如飛鳥。而其用劍。超距旋抽。電激雨集。形不及影。呼不及吸。靡得彷彿。是以驅劫盜。挫捕吏。莫之敢迎。性又好色。其待兒女。頗有恩情。是皆能感動女子小人之心者。故稱說之。至于今。在人之口碑矣。而賢人君子。或以其名望門地。故不審其事實。闕然稱之。不亦過哉。唯判官之用兵。神速未嘗失事機。如跋嶮巖。下一谷。犯風濤。航南海。平氏之徒。驚愕不測。謂兵自天而下。可謂神智竒略。曠代罕儔矣。然常自矜才略。驕橫恣意。無所咨稟。及平氏滅之後。朝野靡然稱之。其在判官。宜

謙挹自居。與國咸休。以副上下之望。而可也。乃驚驚自謂。敵王愾。張家門者。皆我之功。天下孰敢易之。小之無保身之計。大之無國家之策。亦獨何心哉。當此之時。鎌倉公雖乘釁成霸。內憚悍室。外嚴豪宰。天下既大集。政柄亦潛移。而判官視之。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曾不知腹心受病。股肱不獨安。何其謬歟。然判官固不足責。此大義也。而鎌倉公亦猜克。無親親之恩。及腰越示絕。事不可復媾也。而不自為謀。猶豫數月。猶燕之巢幕上。及使者來討。乃遽奏請討鎌倉公。朝議欲勿聽。固要之以行。上劫朝廷。下反鎌倉。罪

之輕重。亦不足責也。事窮勢蹙。乃圖大事。雖無大物之災。其不可成亦明矣。吁。亦何心哉。或曰。如吾子之言。則判官庸人耳。然古今傳之以為名將。而吾子獨斥之。恐未為公論也。曰。然有之。判官固名將。余未敢謂之庸人。夫判官用兵神速。未嘗失事機。決勝于千里之外。如取之于橐中。然乃其為名將。亦何疑焉。唯其為一身之計。與國家之策。則曾中人之不若也。可知局器褊淺。非有度量豐偉。裁成國家之材也。而世之稱說如此者。豈非以名望門地。舊服人心。故邪。然如古之名將。韓信等之屬。其窮不能自保。其達不能

自保。徒以身供興王之役。判官蓋亦似之。夫以身供役。不能自保者。妾婦之所能。非丈夫之所業也。乃在賢人君子。從女子小人之所稱說。不復究其事故者。豈非大憾邪。故余備推當時事情。以爲商榷論述云爾。

雷說

朱明之節。陰雨之日。有物晶晶。回轉大虛。謂之雷。是何也。陰陽之精相薄。繫結之氣斯噴。開發萌芽。辟除災害。元氣之宣洩。惟是之爲尤。雖然兩儀之靈變化不測。砰砰轟轟。校軫激射。聲氣之所衝。物類皆就摧。

時或有獸與之相從。世人謂之雷公。謂是能奮發作聲。見理不明。豈其然哉。蓋感雲雨之氣。生山谷之際。一旦乘激氣。儵忽爲騰躍。技亦止此。未始有聲。假令其能有聲。何爲砰砰轟轟。亦或五其名。驅役有符咒。別之固不止五。本之實爲唯一。精之益鑿。究之愈遠。雖如幽蹟。終歸支離。豈無蠡海之譏。請從大易之訓。

贈藤條叔蘭遊長埭

長埭之地。瀕于西海。爲海外互市之場。故蠻貉絕域之民。各以其物臻。凡其珍寶奇貨。莫不畢聚。是以其人皆習奢靡。以錦綺當布綿。莫知愛惜。於是乎奇衰。

之民。詐騙百出。不可復制。官爲置奉行。以董其事。而其吏胥以下。遂亦因緣爲姦。貨利是牟。乃其能清廉者。一役之利。足以富終身。故人競樂從行。其地又有清國諸生。略習伎藝。失意流落。寄載賈舶。以苟鋪啜者。要之皆妄庸人耳。唯其人盛夸說其本國文物。而其言皆非吾平生所習聞也。則靡然信從。是固俗人無特操者之常也。而復有一二好事之徒。亦悅從之。受其儒鑿若書畫之術。而昂然炫耀一世。謂親炙漢人。受其真訣。以求售其伎。世人亦不察。以爲彼實得其正傳者。爭求聞其說。而其言或適中已意者。

則愕然歎服。以爲副所望。嘻。謂侏離之言。是先王之法言。紐釦之服。是先王之法服。而徒仰慕之歟。孟子不言乎。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耳。乃今欲爲學。而徒悅其異言異服。以求成其業。難矣哉。是近世之通弊。而牟利之徒。所因以乘之也。蓋亦不可以已乎。社友藤條君叔蘭。少嗜學。有文章。遊一齋佐藤先生之門。今茲文政庚寅。將從奉行牧野君之長埸。余聞一齋先生亦嘗遊長埸。乃叔蘭之遊。蓋亦有師法。則其異乎前言。固無論也。而復有云者。朋友之誼。欲以此相警。且以禦外侮也。不知叔蘭相信否。

祭菊池士素文

維文政十三年庚寅八月十二日丁酉篠山文學菊池君士素歿九月十七日壬申海鷗社友相共酌酒敬告于士素之靈曰

天之降才何曾無意戡亂垂範各有其器國之方盛俊髦雲萃雖則雲萃鮮能得志其志既得又歎其年其果有意何以不全其果無意何以翩翩若存若亡杳其無緣維我鷗社才彥之海如龍之文如鳳之彩其猗如蘭其英如蒞間氣之運於斯有待維聖有訓物忌其極曾未幾歲驟奪我特壇場索莫惟使心盡

俯仰浩歎臨酌默默嗚呼哀哉尚饗

也足軒記

社友牧原君景武會津文學也謂諸友曰家兄某世爲邦之騎隊爲人嗜武伎亦好和歌頗習舊史氏之言往年嘗奉命征戍蝦夷近者又戍浦賀今年歸鄉新築居室室極樸陋號曰也足之軒乃誦古歌曰安索忽篤貌要試耶麻他忽莫被獨木安樂母活連丘谷禿答縷羊馬那異乃密慈其意蓋在乎此也諸君幸有賜言某之願也余率爾而言曰嘻余得之矣請試言之蓋古者邊境多警征戍之士擐甲枕干寒風

颯至。瘡痍盡裂。淋漓流血。而鼓鼙一動。執戈就行。猶尚慷慨激烈。欲以死徇事。今則四方無虞。征戍之士。厚被卧廬。黽勉從事。簡書是畏。終年無他。見日若歲。延頸望鄉。感愴悽惋。屈指計日。唯歸期之待。乃如之人。祇自焦心熏腸。何以能知有足哉。余固不知某甫何如人也。然以景武之為人。與其所自號者觀之。則其人可知也。景武爲人恬澹寡欲。溫厚和平。真率接物。是以朋友之際。略無間言。余以此知某甫能保其性。養其志。從容自得。所值而適也。乃其在戎所。時循儲胥。觀其山川風物之異。或徵之于舊聞。感物興懷。

賦歌言志。如將終身。既歸築室。方其閒暇之日。親戚之歡。談笑晏晏。如將終身。而魂每遊滄波之漫漫。夢常接峻峰之峨峨。叢爾一室之間。曠然如萬里之遙。亦奚爲於室。乃能保其性。養其志。實得之于天。非如他人勉強爲之之比也。則其所謂也。足者。余安知非有大足者哉。請以此應命。景武笑曰。甚矣。吾子之不訛其言也。雖然亦太似矣。吾子其遂記之。乃書以爲贈。

盈科堂記

本多君伯楙。常陸人也。少遊于一齋佐藤先生之門。



學成教授于都下。往年余始見伯楹于赤井士巽之家。稠人之中。已知其重厚遜讓。有君子之度。旣已定交。益知其天資敦篤。秉心貞固。爲學醇粹。行誼嚴整。事母至孝。與人可信。卓然能拔于流俗之外。夫人望之。莫不欽其風也。近者徵其盈科書堂之記于我諸友。余爲稱之曰。有是哉。非伯楹不足以稱此名也。蓋近世先王之道衰。儒者失其業。遂專多誦說。務工詞章。以相授受。自謂當然。曾莫知其非。縱其豪傑自命者。問其所以自信者。則蕩然無有也。夫先王之道。自誠意正心。以至于治國平天下。皆莫不講明。如非循

循然從序而進。則何以成其才。應其務哉。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是謂壯之所行。幼之所學也。是故學以成其才。以待有用。是先王所以爲學之道也。而學者輒曰。今之世不用儒。豈其果不用儒歟。儒實無可用也。其故何也。誦說以爲多。詞章以爲工。徒喜作高遠之說。不樂從卑近之事。是所謂屠龍之技。學非其用。雖云瓌瑋。終無所施也。爲學如此。不唯自暴其身。亦以誤後生。其過非少小也。或曰。如吾子之言。人人必如伊傳周召。而後爲可乎。子之論學。亦難矣哉。孔門猶不有四科邪。余曰。嘻。何言之謬也。孔門

之士皆稱通六藝。是所謂學也。舉其所長。則有四科。是所謂才也。學以成其才。以待有用。豈如今之學者。舍本趨末。言行相悖。無可用者哉。今伯楸雖未得用于當世。其爲學有法。教人有序。舉而錯之。當世亦猶是也。即使世人不得籍口乎儒者無用也。伯楸之意。其在斯乎。故曰。非伯楸不足以稱此名也。余亦少有志于此。然資性庸劣。才不能酬志。徒爲慨歎耳。猶樂爲人稱述之。未知其果有合邪否也。

巖井雪堂記

松代鑿官澀谷洒侯。刀圭之暇。頗喜讀書。絕慕眉山

蘇氏之風。凡其遺文。悉購致之。乃至其門下之士所撰述。莫不收錄。以慮數百千卷。晝讀夜誦。優游涵泳。研究其學。專精之至。恍然與其人。揖遜乎一堂之中。不復知古之爲今。西之爲東也。於是乎。感想益深。間棲幽莊。幻然特起。乎清虛之界矣。洒侯因命之曰巖井雪堂。蓋其爲堂。意匠之所構。神經魂營。不復用恒鏡庸斧也。而洒侯起居出入。未嘗與之相離。常延同志。遊宴談論。連日累宵。無有窮已。自謂宇宙間無復換此樂矣。雖然。此樂唯其同志。僅得與之。其他則或願從遊。張張乎莫知所由。然其苟忘機者。雖山翁野

叟往來其中。無不自得焉。故洒侯未始絕俗人。而俗人卒不得窺其門牆也。客或聞而怪之曰。異哉之子。天下孰不有此有。乃今獨反有彼無。謂之無窮之樂。豈其以無爲足。依有爲不足。憑乎。奚其謬也。澤子謂之曰。甚矣吾子之不知有無之謂也。世之以有爲有者。皆取夫乍生乍滅之物。妄認爲有。不知此物斯須之頃。求其影響。而不可復得也。且當其有之時。運流之間。水火蕩焉。豐儉之間。毀譽招焉。通塞之間。安危累焉。自我觀之。恐懼畏懦之不暇。又安得而樂其樂。夫以無爲有者。籠絡六合。不爲大。剖析纖芥。不爲小。

取之無盡。用之不窮。乃方其會意吟嘯之時。間雲掩映于屋宇之表。清風飄翻于衣襟之際。凡天下無窮之景。鬪竒競怪。雜然供藝園清雅之觀。我又悠然與之莫逆。一來一去。唯變所適。况復水火之所不能蕩。毀譽之所不能招。安危之所不能累。其樂庸有窮哉。自是觀之。無之果足依。有之果不足憑。其辯明也。嘻。天下之惑有無者。何獨吾子。余將記之以告後之人。遂叙前言。以贈洒侯。令揭之于其堂。若夫景勝之詳。則有其邦執政鎌原君記。及洒侯自述。不敢復贅。

觀鷺水野君印押銘

爰覲復古。結繩以紀。庖犧畫卦。書契始起。其生乃亨。民莫不侈。文之云繁。煒燁如蕩。維其如蕩。是慝之萌。乃有印章。其信曰明。殊方絕域。莫不奉行。于以琢之。記此書名。其材維何。金玉及石。載方載圓。龜龍託跡。騰躍駢駢。雲衢誰覩。顧視萬年。永言安宅。其文維何。或陰或陽。如鵠之時。如鸞之翔。爛如霞彩。瞥如電光。璿兮璨兮。維使眼芒。之子多間。耽此心畫。其維忠貞。是以不敗。其維毅烈。是以有介。中規應矩。亦又何怪。毫斯之揮。維印有據。是傳是播。莫敢不慮。慎爾出入。將有毀譽。嗟嗟爾柙。微我弗助。

題韓子送窮文後

世人多譏韓子。以汲汲於富貴。如歐陽修實稱知韓子。然猶不能無間然也。余竊謂世人之言皆誤矣。夫韓子命世之雄也。其胸中所計皆既熟矣。而亟稱孟子不容於口者。蓋亦其自道也。當韓子之時。藩鎮擅制天下之事。殆不可爲也。有志之士。焉得如秦越人之相視肥瘠哉。乃以有爲之才。當有爲之時。俛見有爲之勢。不獲有爲之位。而悠然無不豫之色者。非君子之道也。故彼亦欲有爲也已。豈如世之徒求富貴而耀威權。錦衣玉食自便之比哉。自宋以降。誰不知

誦韓子之文。而竟無一人能通其意。亦何昧者之多也。是無他焉。因夫學者先具是非于其臆。而取天下之事。悉就已規矩耳。夫爲學之道。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夫唯然。故取諸人者無極。以成其德。而今爲學如此。則博窮二酉之藏。其固陋亦猶自若也已。何足相尚哉。乃如送窮文。寓其不豫于遊戲之中焉爾。或以爲不知命者。則是癡人說夢。可謂妄已。顧吾儕小人。身生于寒門。而平生之所愛好。舉莫非窮之道。且其窮也。然而其憂不如韓子者。抑亦有由。才旣不及韓子。廊廟之策。固非小人之所與。亦異乎韓子之汲汲。

求之。或可以有得矣。唯是升斗之粟。僅充饘粥。家人色如菜。猶足以不效。是以囂囂然修經藝。以俟後生之雋。著文章。以頌國家之盛。以自比于夫慶雲瑞芝之爲聖世之休徵。如斯而已耳。嗟乎。才之劣。身之賤。得優游卒歲于昇平之際。豈可不謂之天之寵靈邪。

太塔王論

元弘之時。天皇大舉。克復宇內。攻守之任。一須腹心之力。而太塔王以親子豫參機務。加之天資穎敏。材武過人。其在天皇。何唯若得一敵國。是以乘輿播遷。顛覆之屢。王克奮于流離之際。能攬英雄之心。勤

王之師。四方雲合。大勲斯集。王之勤勞。不爲不多矣。既而足利氏陰懷異圖。忌王之威名。離間父子之親。以逞其不軌之心。天皇弗察。以致罪于王。附之于寇。讎之手。使其甘心焉。此寃枉之尤甚者也。而朝政都不愜人心。天下終以瓦解。當此之時。王縱有機智明辯。百計求免。天皇猜忌。不念父子之親。又內惑長舌之婦。外沮強梁之臣。左右親信。皆兩端依違之人。若之何其可得邪。故王之罹罪。未足以病王也。且貞觀以降。綱紀旣泯。其未滅者幸也。而今壞亂之餘。非大張綱紀。不可以保持也。而當時朝臣皆不知經國之

道。乃王之材武過人。亦未足以責此也。故天下之存亡。未必與于王之有無也。雖然王不死。足利氏亦未能遽遂其姦雄之略也。懿親之於國。不亦重乎。烏虜。天皇有非常之志。得非常之親如此。宜其尊重之。信任之不暇。又况宜爲儲貳者乎。而一旦殛之。如棄腐敗之物。略無愛惜之意。何可與謀哉。何可與謀哉。

祭葉室敬輿文

天保二年。三月某日甲子。隈本文學葉室敬輿歿。五月十八日丁巳。友人澤徽與海鷗社友同作文酌酒。敬祭敬輿之靈。曰。

昔在南廷。子祖勤王。苾彼肥野。旗鼓曠曠。武既有烈。文亦宜光。維此敬輿。載承厥祥。傑操斯茂。令聞夙彰。肥戾嘉之。載列之行。命之祿秩。服職校庠。維戾好學。造次不忘。歲時述職。從駕是常。海鷗之社。羣英所道。炳炳煥煥。肆其雕鏤。子之與盟。後進罕儔。雖無契素。晤言綢繆。側聞春杪。子發西州。予及諸友。屈指回頭。訃音忽傳。驚悸不休。追念曩游。憂心且妯。雖道之隔。臭味是仇。瞻望海隅。涕泗橫眸。况復子性。沈默進修。明經習藝。是物之尤。乃歿斯人。天道何由。攄思撰辭。懸之千秋。魂而有知。尚饗諸幽。嗚呼哀哉。

贈吉村麗明

安藝人吉村君麗明。將遊此都。淀文學荒井廉平致書于我。為麗明紹介。且曰。此人雖少。經學文章。頗已有脩。廉平與余同邦。吾固重其為久。是以麗明之來。最先定交。稍稍與之語。益知廉平之言不苟也。今茲辛卯。麗明將歸其鄉。且欲便路從東山道。所在淹留。以縱其遊觀之奇。過余求贈言。余曰。我既由廉平以定交。又深知子之精思求益也。微子之言。吾不可以但已。况又有徵乎。請嘗陳之。夫所貴于大都者。以其多良師友也。記曰。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是以四

方之人必遊于大都以成其學不然孤陋之弊因循成風蹈其覆轍而終不自曉也是古之所以貴遊學也然人情不能忘己故雖誦讀數萬之書親炙大方之家舊習不移孤陋自若終不能大成者往往有焉亦或有未知句讀及來都下始習唔咿而留學有期僅得阪東重濁之音揚揚歸去以夸其鄉者是爲其下也記曰三十博學無方孫友視志世之學者胡爲莫之省也今麗明年三十餘其業旣脩其來此都遊一齋佐藤先生之門信服其說有所發明又從諸友講習討論求益不已吾知其終有大成也嗟乎遊學

之徒能如此者其與有幾且麗明以此遊東山諸國觀于其山川形勝之異人民風俗之殊而有所得者亦猶是也則其孤陋之習將蕩焉無餘矣於是乎經學文章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亦奚疑麗明遊學豈不盛且大邪子行過淀見廉平爲我謝曰一言不苟益信友道之高矣

原學

古之聖人亦人也後之衆人亦人也然則何爲以人學人古之聖人其稟性也純後之衆人其稟性也駁駁者之於物未必中則純者之於物莫不中則故未



中則者。必就中則者而學焉。且古之聖人。其德雖莫不至。其教則始猶未備。群聖更起。然後大備。故後之衆人。不可不學也。所謂聖人之教者何也。曰。詩書禮樂。先生以教。弟子以學。效其事。得其義。服習之久。斯與性成。是學之不可以已也。後之學者。何嘗不稱詩書禮樂。然未嘗效其事。未嘗得其義。聰明自任。胸中先有所立。以此附會聖人之教。其有不合者。輒舍以自取。謂之隨時制宜。烏虜。聖人之教。其事以時變。其義未嘗改。今其事與義。皆取諸己。人人皆然。聖人之教。何爲得不壞。學之道果然邪。夫古之聖人。其相距

數百千年。世變風移。既已如此。然皆莫不學古。如今距聖人。亦數百千年。世變風移。亦復如此。則今何獨古之不可學邪。故後之衆人。必古之學。唯恐信之不篤也。如聰明自任而可。則古之聖人。其過久遠矣。何自勞其力。故學古之爲也。

呼子笛記

世之言復讐者。必以赤穗諸士爲魁。是以傳其遺事者。雖片言隻語。必錄之。以爲美談。豈不斯民秉彝。好德之良心。終無已時乎。今茲天保辛卯季秋。諸友會于會津文學牧原君景武芝新錢座邸舍。其門人岸

氏之子在焉。以其所藏呼子笛相示。其制用象牙。圓周九分。長一寸一分。下漸殺之。七分之下。周六分。彫爲細帶。其細如線。帶上斜鑿如鱗形。豎一分弱。橫二分強。中心之孔五釐。帶下斜批至盡。中實黑木。少削一邊。以達中心之孔。聲從此出。上端有小鈕。一分許。有孔貫細線。以懸之于頸。相約爲號。相傳之久。雖吹不復發聲。曰先人某爲邨外街衛。適赤穗諸士復讐功成。還過邨外。有一人自行閒來。就區廬求水療渴。先人與之。其人取笛相遺。謝曰。我聞光興也。此以報焉。先人受之。置以藏焉。子孫相傳寶之。願諸君記之。

先人將受榮于地下矣。余曰。夫與水。微德也。遺笛輕報也。如以尋常街衛言之。徒以供小兒一時之翫而已。乃傳諸其子孫。蓋其毅烈之氣。必有以相感也。今余覩其物存其人。亾猶爲之感。激泣下。况在子孫。有不興起奮勵者乎。其賜子孫多矣。獨怪有遺物可觀如此。而世之好事者。何爲無之收也。因謂。是雖可憾。亦足以觀岸氏之風。無矜張自大之意矣。余旣已有所感。不可以不記之。而况又有其請乎。謹錄所聞。以應其求。且以傳世之好事者云。

響玉亭記

余觀今世之人。各挾其所長之技。莫不更相競。然顧其所以立志者。莫能自雄乎一世。况能窮力竭才。上轢古人。下壓後生乎。今茲天保辛卯。社友肥後。攬原君伯立。請曰。族人赤星。因徹者。吾同邦也。自八歲始知圍碁。唯碁是耽。既卓然不羣。遂來此都。從碁所升。上因碩而學焉。十一乃爲第一品。今茲二十二。進第五品。吾嘉其立志不常。爲號其亭曰響玉。幸諸君記之。某之願也。余曰。夫碁之爲技。小技也。然歷世名士。往往翫之。至于與琴書並稱。豈無謂其技法于用兵。位置森嚴。聚拶以應其變。立行以投其機。存亾安危。

之數存乎一著之間。無聊怫鬱之氣。因此以暢。是亦爲政也邪。今因徹其立志。豈尋常哉。日與其徒從事。剖玄析微。專精一心。能自致其格于五品。一幹一綽。神之所格。一趕一盤。鬼之所蟠。爭雄張勢。機變百出。聲起響賜。如玉之迸。當此之時。魂凝魄寂。天地通思。渺茫恍惚。羌弗可得而察焉。乃因徹雖欲不巧。其可得乎。况又嗜好之篤。得之于天性者乎。昔者東照公之爲政。年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舉收而錄之。其後百有餘年。材藝之士輩出。特異乎前代。號爲極盛。於是一世魚化。風教益闢。閭巷之士。或不習一藝。

其心愧恥。乃宴會稱病不敢赴。故當今之世。能拔乎其萃者。亦難矣哉。由此觀之。王者之志。豈不遠且大邪。而衆技之徒。或褊心孤陋。自是而非久。交相舐排。不能相輔爲業。何其所見之小也。是其所以莫能雄乎一世也。夫朽腐之物。猶能蒸出芝菌。以爲王者之瑞。今因徹之於技。宜率先衆技之士。無有相忌。窮力竭才。上轢古人。下壓後生。以爲昭代之瑞。無圖其私而可也。勿使吾輩慙德。是爲記。

琴鶴草堂記

前年春。穀堂先生從佐嘉侯之國。其冬有報曰。進職

爲年寄。吾黨諸友竊相賀曰。當今之世。雖儒術大闢。未有能與聞國政者。今以先生之德之量。任大國之政。其使斯民庶且富。繼之以五品之教。則國人不自而化矣哉。夫一士之善。猶或能化一鄉。況大國之善。其化鄰國。庸有極邪。今茲天保辛卯季秋。先生復從侯來茲都。謂吾諸友曰。小子曩廣精里舊第作室。號曰琴鶴草堂。以吾越在西土也。不得與諸君朝夕。幸諸君爲記之。則余從政之暇。便坐草堂。右杯盤。左文卷。且誦且飲。宛乎如對諸君。余旣受命而退。嘆曰。有是哉。昔者宋趙閱道知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其爲

治亦簡易。遂以此參政。忠誠奉上。帝恒褒答之。今先生其有意于斯乎。蓋天下昇平二百餘年。列國之政。雖有異同。亦唯相承之久。害者自除。利者自興。固非有盡合于道。然士民習而使之。亦已久矣。乃今一旦臨政。麤脫銳意。直欲舉先王成憲。左支右梧。遂不可行。祇以取笑于俗吏耳。故今為政。一率由舊章。不敢為赫赫之名。外如無所能。中實有權衡。是以不知不識。大有所濟也。嗟乎。孰知不為之為。過于為之不為哉。故今之當路者。非簡易無以為政。先生其有意于斯乎。或曰。先生彈琴。固未之聞。鶴則官有嚴禁。先生

奚得而愛養之。此二者何為于先生。余曰。是猶未達先生之意。夫琴者。有和暢之音。鶴者。有清高之度。入之所愛多矣。而先生獨取此者。蓋取其趣云爾。是以苟得其趣。則物之有無。不必論。苟失其趣。與之枕藉。相距千里。雖然。我亦非先生。安知先生之意。惟微之辱知。固非一日。不可無一言。謹書之。以應命。且以問所以。

水明樓記

肥後攝原君伯立。遊我海鷗社數年矣。今茲天保壬辰仲冬。請諸友曰。某居在隈本南郭。南睹雁迴釋迦。

峰及諸山。連亘數百里。西北瞰城市及村落。東瞻阿蘇山。而白川湔滉流其下。某常在樓上讀書。連旦乃輟。而及其中夜皓月出阿蘇之上。遙與白川相輝映。并供我樓上之觀。杜甫所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者。正似爲我言之。遂以命之。曰水明之樓。幸諸君賜記文。願以爲終身之榮矣。余乃謂之曰。夫阿蘇者。西土之名嶽。非夫明主朱棣。爲我室町鹿苑公封之。曰壽安鎮國之山者邪。且聞其山常有烟氣。蒸鬱上騰。如峯如濤。如芝如蓋。映日爲紫。乘霽爲白。晦則黝然堆黑。纍纍如懸鐘。昏則爛然發彩。曳紅幾萬丈。其

變幻怪偉。莫得而殫焉。而阿蘇川與南鄉川合爲白川。經合志益城。託磨飽田諸郡。入于海。其間農民仰灌溉之利者。亦不知其幾千萬戶也。蓋上古阿蘇津彥阿蘇津媛之靈。降德于國人者。實爲廣且大矣哉。今伯立得此一阿蘇。猶足以稱雄乎文壇矣。况復有雁廻釋迦諸山。巒壑競秀。紅霞翠靄。氛氲鬢鬢。并供一樓之觀者邪。則伯立胸懷所存者。安得不奇魁絕特。其發爲文章者。安得不雄渾宏壯。夫他人足跡遍于天下。而後得之者。伯立不出戶庭。坐而享之。豈非大幸歟。宜哉。伯立之於文章。位置齊整。音律鏗鏘也。

伯立宜益勉不怠。日夜思所以竭其才者。庶幾足以副神之貺乎。伯立其勿忽之。伯立拜曰。唯唯。余何敢當。雖然。敬竭力以應命。乃記以爲贈。

瑞麥頌并序

天保三年。歲次壬辰。夏。高松西鄉生麥一莖四穗。有民插之于鄉署之門。繫以和歌。而匿其名。鄉吏得而進之。以爲嘉瑞。既而適值歲旱。侯乃應天意。特命雩祀其鄉神石清尾八幡宮。不復事他神。及期之日。天日燭燭。片雲不起。人人疾首。懼雩之無應。俄而陰雲四合。大雨傾注。徧于封內。而犬牙緣界。不及他境。遂

以有年。衆益欽瑞之臻。特爲侯云。其儒臣赤井某。爲我諸友。具說其事。諸友聞而偉之。遂頌其事。欲侯之能應嘉瑞。終無有慙其德。惟微不敏。何能與此盛事。然亦竊樂言其美。乃敢作頌曰。嗟赫高松。建邦南溟。實維宗支。作國之屏。奕世載德。明其典刑。乃文乃武。政思其經。庶官不曠。濟濟在廷。維鴻其澤。洽于生靈。晝茅夜索。不敢違寧。四境趨風。莫有不仰。和平之至。通于蒼冥。紛紛庶物。各流其形。西鄉之野。維麥油油。一莖四穗。于此其抽。民不自矜。匿名告休。嗟侯之德。視民不媮。歲之于旱。民走告侯。

矣。曰嗟嗟。且以誠求。唯石清尾。零祀之修。甘雨斯應。遂以有秋。神之相感。誰謂之悠。嗟嗟瑞麥。福之所適。

贈杉山子光歸山形

杉山子光。山形人也。年十四。有志于學。謂僻地無以爲學。乃決意遊學。不復謀于父兄。獨步來于此都。受業于我友玉函古畑氏。專精嘗苦。夜以繫日。蓋九年如一日。時亦從余問文章。余觀其爲人。重厚純壹。立志堅固。終始無渝。夫人病志之不立耳。志苟立。則事無足爲者矣。可謂篤學之士也已。而其於文章。奇澀怪僻。讀者殆不能句。乃余之好奇。猶三四讀始得通。

余常告之曰。昔者孔氏之文。溫雅平坦。實萬世之大典。固學者之所當法。然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亦學者之常經。仲尼之所爲教。未始以爲病。亦各從其所長也。雖然。文章之道。欲理順而用洽。故駁雜輕浮。則趨鄙倍。斯無所取。醇粹重沈。則近雅正。君子由之。故其盛也。載道以行。宇宙與日月共長懸。而辭之平坦聱牙。皆化工之肖物也。則亦何取舍之爲邪。今茲天保。癸巳季春。將歸其鄉。乃復告之曰。夫大丈夫之立志。宜獨執瑰瑋絕特之行。不與時變遷。必能達其所爲。而後已也。然或有輕脫麤暴以出之。則乖戾無所濟。



矣。唯能溫厚和平以操之。與物無迕。則幼之所學。終身用之。無所不可也。故其盛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蓋亦前所稱文章之說也。子光行矣。吾言止此。嗟子光如不信吾言。則吾千萬其言。亦何益也。果能信吾言。則他日將知吾不必多言矣。

海晏寺觀楓詩序

夫遊乎舞雩。仲尼之所以太和。浴于沂水。曾點之所以特異。然則節候之良。風物之美。豈可不臨觀而諷詠之乎哉。于時年紀天保。龍集癸巳。玄冥司令。應鐘協律。寒飈淒其朝度。青女肅兮夜作。清霜襲榛。山被

錦繡之祭粲。澹日拂霧。天假瑤璃之皜皜。於是尋觀楓之舊社。訪海晏之香阜。羣情俱諧。諸賢畢會。乃肆松牀。乃設蘭席。仰盼玄空。俯瞰碧海。帆飄颻而陵浪。雁嘹唳以逐羣。絳葉焜燿。駐光景于淨域。雕雲輝映。攢物象于紺苑。爾乃注醴醕于畫榼。傾肴羞于珍盤。麗藻霞蔚。彩毫龍蟠。或奏玉笛之瀏亮。或詠織歌之悠揚。四坐悉驩。衆賢咸醉。既而耀靈歛頓。鐘響更催。馬隸告具。僕夫舉燈。喜永日于在今。期重好于來茲。乃錄成篇。以傳同志。顯會盟之斯盛。庶文獻之可徵。

靜古館記

穀堂古賀先生新卜地于佐賀城北二里餘。北山金  
毘羅祠下。以置別業。命之曰靜古之館。蓋取諸宋唐  
庚山靜似太古之句也。日者遠寄書信于我黨諸友。  
屬以記文。因思往時先生之在茲都也。花月之遊。吾  
未嘗不從也。文酒之會。吾未嘗不陪也。乃既記其小  
洞天與琴鶴草堂。其後先生從侯之國。索居已四年。  
矣。瞻仰之切。每思致一言。而今有此求。其惡可已也。  
審翫唐庚詩句。蓋所謂忘機者。是以如彼其澹然無  
他也。今先生身居年寄之職。罷任之重。莫以尚焉。則  
宜其簿書請謁。擾擾憤憤。應接之不暇也。而其能得

從容如此者。豈不以其度量恢豁。材力有餘。當物能  
斷。事無足爲者邪。余嘗聞諸佛子曰。金剛經載金毘  
羅吼窟中。蓋山神云。他佛經中所不經見。我邦自崇  
德帝懷怨而崩。其靈爲祟。天子憂之。祀而爲神。以配  
金毘羅。自此之後。香花極盛。禱賽成羣。靈驗亦特異。  
今佐嘉之祠。雖不知其果何如。意亦不太寥寥也。乃  
知先生不以其囂爲囂。而以其靜爲靜。不以其今爲  
今。而以其古爲古也。蓋先生雖在廊廟之中。未嘗以  
富貴擾其志。乃以休暇之日。優游斯館。縱海山之觀。  
詩酒自適。時或延賓友。夜以接日。笙歌極驩。不知東

方之將白。則囂者不囂。而靜者自靜。今者不今。而古者自古也。則先生所命之意。其可想也。而吾復竊欲使先生讀我文。益作不囂不今之觀。不知先生果能然否也。嗟乎。吾繫宦乎一方。絕意于遠遊。乃今聞先生之事。勃然思足蹈海西之地。陪飲靜古之館。相與言志。傲然藐視宇宙。發其猖狂之態。豈不愉快邪。雖然是終不可得也。庶致斯文于其館中。而先生酣暢之餘。朗然諷誦之。則雖身在于千里之外。亦猶把臂乎一堂之上矣。其亦惡可已也。於是乎記。

